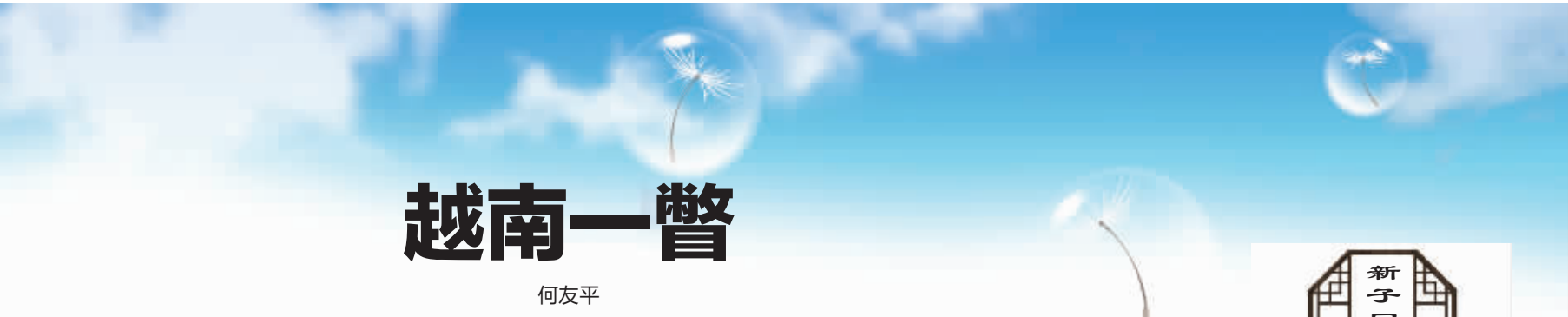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越南一瞥

何友平

同乡朋友彭君邀请我们去南宁，顺道去了趟越南，虽只入境 200 多公里，仅在邻近国界的广宁省一瞥，但见闻不少。

我们一行 6 人从东兴海关出境，东兴海关与越南芒街海关距离不足百米，一河相隔，一桥相连。我们出了芒街海关，向外望，马路两旁许多地方都是连绵不断的民房，房子距马路很近，有的阶沿紧靠路边，把路面挤得更显狭窄。民房建筑水平大致与湖南农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差不多，没有茅草土坯房，但房子外墙不贴瓷砖，都刷着黄色白色的油漆。

导游说，广宁省面积六千多平方公里，人口 117 万，盛产煤炭，产量占越南全国四分之三。半路上，我们看到一处烟囱林立，导游说那是矿口发电厂。广宁旅游业发达，农产品丰富，由于靠近中国，得益于中国经济拉动，广宁在越南属发达省份之一。

两百公里路程，我们用了 4 个多钟头，天黑后才到达广宁省会下龙湾市。

下龙湾的黄军辉先生领我们进了一家饭店。饭店不大，一层大厅内摆有七八张方桌，侧旁一排海鲜水池，后面是厨房，楼上是包间，格局与国内小饭店差不多。

黄先生介绍说，越南工资不高，一般打工人员月工资大约合人民币 1500 元，教师和一般公务员 2000 元左右，由于物价不高，老百姓生活还过得去。近年越南学习中国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较快。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，官方文字是法国人帮助用拉丁语符号拼写的，法国文化影响较大，这里的人们浪漫无忧，时间观念不强，大多市民 10 点早餐，下午 2 点午餐，晚上 8 点晚餐。许多男人喜喝咖啡，一聊就是几个钟头。下龙湾是旅游地，晚上街头灯光通明，夜生活丰富多彩。

黄先生介绍，越南制造业不发达，汽车多是从美国、日本、韩国进口的，电器过去从日本进口较多，近年来对于中国产品尤其青睐，特别是电视和通讯工具多从中国进口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到下龙湾街上转转，出门不远便是一个大型农贸市场。我们走进市场，见里面过道宽敞，地面清洁，摊位整齐，商品丰富，陈列有序，明码标价，经营者礼貌和蔼，市场秩序井然，没有吵嚷拥挤的感觉。

再往前走，便见一条漂亮街道，排列高大粗壮的棕榈树，整齐的路灯，人行道两旁鲜花盛开，街道一边是大片住宅区，栋栋别墅一字排开，错落有致。每栋一个院落，四五百平方建筑面积规模，院内花木繁茂，四周用通透栏杆围着，黄墙红瓦，法式风格，舒适漂亮。我们走近一处最大的四方式建筑，估计面积有两三千平方，四面罗马柱，建筑高档精美阔绰，大门前岗亭内有保安守护。估计这一带是富人住宅区。

观赏下龙湾海湾是此行的主要目的，上午我们来到出海码头，包租一艘游艇。游艇比较豪华，仓内摆着 8 张条桌，32 个座位，上层可供游人观景，每小时租金约合人民币 117 元。 游艇在海湾慢驶，只见海水碧绿，绿得像晶莹剔透的翡翠，让人恨不得摘块挂在胸前，绿得像醇香的青梅名酒，看着让人心醉，令人真想酌杯畅饮。海面平静，微波荡漾，阳光照耀，金光闪烁，天空蔚蓝，白云点缀，海鸥翱翔，海风轻佛。海面上不时有游艇驶过，犁出一条绿浪。远处一座座小岛屿露在天际，像是碧玉盘里镶嵌着一排石笋，又像布在舞台上美丽的背景。难怪下龙湾被誉为海上桂林。可它比桂林另具一番风味，你看那山在水中，山水交融吻抱，翠绿的底盘，蔚蓝的天幕，青黛的山屿，大自然将下龙湾雕成了一座绝佳的大盆景。

为了语言交流方便，这次越南之行，主人请在芒街做生意的阿强全程陪

同，还请了专职导游阿英，到了下龙湾，阿强又请了本地人黄军辉出面张罗。我们与这三人虽只短暂接触，却略知他们都有着传奇的故事。

阿强是广西玉林农村人，今年 46 岁。玉林人思想敏锐，吃苦耐劳，阿强十几岁就跟人外出打工，历经多年辗转多地，后来到东兴一家贸易公司推销进口红酒，常往来中越边境，渐渐熟悉了生意门道，能说些越语，公司老板见他忠厚能干，且在公司打拼了多年，有心提携他，于是帮阿强在芒街租了间门面，让他独立做生意。

导游阿英全名叫阮方英，今年 31 岁，高挑个子，白皙皮肤，清秀脸蛋，全然一副中国靓妹模样。她家在广宁山区，凭着长相的优势，她选择在河内大学攻读中文，毕业后在下龙湾一家旅行社当导游。导游这行当在那里十分了得，阿英每日导游费相当 300 元人民币，每晚收 100 元住宿费，她随团吃饭，开支很少，还有小费，有时一天接待两个团，少说她每月也可收入人民币一两万元，是普通打工收入十多倍。我们问她喜欢中国吗，她说中国是越南旅游的第一大客源地，她接的都是中国团，肯定喜欢中国。

黄军辉经历更具传奇色彩。他 30 多岁，小个头，精明能干，父亲是芒街海关负责人，母亲做过县长，后下海经商，家里富得很，他家在芒街就有一幢非常豪华的宾馆。黄军辉高中毕业后到中国广西桂林学旅游专业，又在中国读了四年经济管理研究生。然后自己独立创业，十来年就把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，如今在中国山东、江西、湖南都有项目，最近在湖南转了一圈，寻找到了一些喜人的商机。听了黄军辉的介绍，我不禁感慨，黄军辉这批年轻人是中国同龄人可敬可畏的竞争对手，中华民族要富强起来，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在心中油然而起。

这个饭店。起这店名不只是吸引眼球，他是要提醒自己：对贫穷和白眼光骂娘没用，面子得自己挣。

确实，她老公不是只会做白日梦的阿 Q，从一个米粉摊开始，他和老婆一起打拼，现在他们包了整个一楼，还请了双方父母和几个亲戚来帮忙，工资照付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。

那天，她爷爷过 80 大寿，她请我去家菜馆里拍全家福，好几十口人，两口子忙着炒菜，招呼，最后才擦汗，换衣，加入进来。

我在电脑里点击放大看照片，夫妻俩笑得最开心。



婚姻与出轨

贺楚建

人的一生中，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是自己的爱人。也许是因为爱人每天不离左右，且常唠叨，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烦、很累，甚至感到无法换来祈愿的白头偕老。那么，好的夫妻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?几天前，我出了一趟远门，对这个问题好像有所感悟。

那晚，我坐上了开往桂林的普通火车，不一会，车子慢慢驶出了喧嚣与浮躁的都市，进入了漫山遍野的山丘地带。黑灰相间的山丘田园，构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，从一个地方变换到另一个地方，凉飕飕的秋风飘入车厢，使人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。车内安静了许多，车外的山村也是那样的寂静，只有咔嚓咔嚓的火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，是那样的响亮。别看火车轮与铁轨发出不小的争吵声，但它们谁也离不开谁，谁也不曾想离开过谁。火车轮发出尖锐的啸声沉重地压上钢轨，像是留恋又像是催人奋进，更像一对为人处世的夫妻产生强烈的共鸣。侧耳细听，你会发现，这共鸣声，抑扬顿挫长短有序，似乎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尾，像有规律的音乐。

我静静地坐在窗户边，心随车动，听着这一对长短有序的“咔嚓”声，浮想联翩：两口子过日子，何尝不也要这样？虽不求吃好玩好，但求一颗真心，有个爱你的他或她。不求富贵多金，但求有个减压的窝，疗伤的巢。人不怕争吵，就怕心流泪，人不怕身累，就怕心累。当你出言不逊时，即已伤了对方，看似伤了对方，其实更是伤了自己。以为对方挡着你，其实是对方在撑着 you。就算你吵赢了，又能得到什么？争赢了理由，失去了感情，不值得。家不是讲理和算账之地，而是一个讲爱的温馨之港湾。婚姻只有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，才会天长地久，它需要彼此包容和谦让、彼此赞赏和依赖、彼此关爱和温暖，甚至还需要彼此妥协与忍耐。如同我们坐着的火车，它托载着巨大的身躯沉重地压上铁轨，摩擦之声在铁轨上方不断响起，它们虽一路发出不少的吵嚷声，但它们从不越轨，反而和谐共处，不知疲倦地奔波，没有终点，只有起始反复不停地循环。它们不较真，是因为没必要争个高低，它们谁也不忍心把最伤人的话说出口，总要一个忍耐着承受着，两个才会和和睦睦。正因为它们有着“咔嚓”的存在和坚持，才有白头偕老的花好月圆。

夫妻之间，坚持是一种信仰，专注是一种态度，一路风雨，一路携手前行，只为婚姻的幸福美满！



市井笔记

在我住的小区里，开了好几个小饭馆，其中一家叫“阿 Q 家菜馆”的，光看这店名就有意思，耐人琢磨，并非只是闻香驻足。

相距不远，我在这家小餐馆吃过饭，味道不错，价格实惠，漂亮的老板娘也到我的照相馆来洗过几次照片，算是熟人了。有次她来拍照，我忍不住问道：怎么起这店名呢？你们夫妻，哪个是阿 Q 啊？

她哈哈一笑，当然是我老公咯！他姓邱，我喊他阿邱。那年我们在同一个饭店打工，他做厨师，我当服务员，慢慢好上了。他不太爱多讲，可谁

家菜馆的爱情故事

胡剑英

若惹急了他，他也会抛出一句国骂来。为这，我说他像阿 Q，并命令他改正。后来，他真的变好了点。出来这么久了，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后来我俩合计，辞职后开个夫妻店，凭他的厨艺，我的勤快，不愁过不上好日子。只是我的爹妈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说他家条件不好，人还没我高。我的老公急了，一下子冒出好多话来，信誓旦旦地对我说，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，房车会有的，幸福会有的……我的这个阿 Q 啊，说得最动听的话是，他不想像阿 Q 那样做梦当啥皇帝，只想当新郎官，爷佬馆，这样我跟定了他，来到这里开

